聆听豫剧沙河调的前世今生

余飞老师倾情讲解。

■文/本报记者 陈思盈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漯河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漯河的戏曲。沙河调这个豫剧流派，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创造并流传下来和能代表的，而是一代或几代人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个艺术流派并传承到现在的。它当然也不是只在一个或几个地方诞生和流行，之所以以“沙河调”命名，说明它的诞生和流行区域是在绵延千里的沙河流域。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并走近豫剧沙河调，11月10日上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在西城区漯河市文化馆一楼小剧场举行，知名剧作家、漯河日报社原副刊编辑余飞以《豫剧沙河调的前世今生》为题，从沙河调的起源、沙河调的前身、沙河调在漯河初具雏形、沙河调流派的保留剧目、沙河调的声腔及音乐特点、沙河调流派中的“角儿”、沙河调的绝活等方面，对豫剧沙河调进行了全方位的讲解。

沙河调的起源

沙河调得名之前，应该是在“南阳梆”、“罗戏”、“眷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有着自己特色的剧种，但它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被当地艺人习惯地叫作“本地梆”；只不过是在流行的过程中，艺人们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渐渐去掉了“南阳梆”原有的高八度拖音，接受了后来进入漯河的其他豫剧流派的演唱特点，而使“本地梆”逐渐成形。余飞说，“本地梆”出现的时间，从现查到的资料看，至少在清咸丰年间（公元1661），郾城就有梆子戏班活动了。再加上其他资料佐证，梆子戏在漯河的演出活动应该是1840年前后。

关于沙河调这一称谓的提法，据记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文化界开始酝酿豫剧的流派特点，当时的戏剧理论家、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冯纪汉先生，在一次省文艺界座谈会上根据流传地域、演唱个性和演员、演唱特点，而提议把豫剧归纳为“豫东”、“豫西”、“沙河”、“祥符”四大流派，并得到文化界、戏剧界的广泛认可。而最早见诸文字的则是河南戏剧理论家马紫晨先生于1963年2月19日出版的《豫剧源流初探》一书。由此可见，从“本地梆”到沙河调，自清中叶一脉相传直到今天，其起源、传承和发展的脉络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沙河调在漯河初具雏形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漯河活动的剧种和戏剧班社很多，但影响最大的梆子戏班有两个，一个是在郾城县城的“五班戏”，另一个是漯河镇的“四街戏”。从漯河市没有公开出版的《戏曲志》上可以看到的是：“在清光绪年间，光郾城县城就有五个梆子戏班，不但源远流长，且极负盛名，但究其何时成立，已无证可考。”在这些资料中是这样记载的：在清光绪年间，郾城县衙门中的“八班十房”成立和管领着五个戏班，群众习惯称之为“民壮家戏、快家戏、捕头家、皂家和十房家”。后来由于清王朝的覆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戏班也渐渐瘫痪。后有一杨姓士绅出面将五个戏班合并成一个，取名“五福班”，班社就设在小南街马王庙。此时的“五福班”虽然多了个“福”字，但群众还是习惯地称为“五班”。到了民国十六（1927）年，五班戏还在郾城。

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和漯河火车站的建成使用，商业的日渐兴盛导致了郾城县城生意的日趋东移。为了糊口的艺人们自然也流向车站一带谋生，五班戏班社就也在某一天从郾城县城来到漯河，在这里得到了屠宰业、大车业等商家的赞助，改名为“共和班”的同时，就在漯河市区落户了。不过，虽然改了名字，群众仍然习惯称之为“五班戏”。

漯河“四街戏”始于何时，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清末民初由郾城“民壮班”演变而来，一说是系漯河镇（寨内）的老戏班。四街，原指寨内的东大街、顺河街、北大街和南大街。据说到了民国十五年后不但包括了牛行街，还有的说有牛王庙街。总之，最初是四大街的商家共同出资赞助而成立的戏班，所以叫“四街戏”。

“四街戏”和“五班戏”基本上同时在漯河一带活动，两个戏班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粗犷火爆、激越高亢、夸张热烈，乡土气息浓郁，散发着醉人的泥土芳香，所以深受老百姓喜爱。1951年，“四街戏”（兴盛班）与“五班戏”（共和班）及后来的“景乐班”合并，成立了漯河市豫剧团。

沙河调流派的保留剧目

沙河调传统的部分保留剧目不但其他剧种、流派绝无仅有，甚至其内容的革命性也是其他剧种、流派所没有涉足的。这些，仅从其保留剧目《大闹雷音寺》中李自成的唱词即可见一斑，类似的戏还有《齐寡妇造反》。

沙河调现在还在演的《黄鹤楼》和《韩信拜帅》（又叫《斩英盖》），这两出戏里没有一个旦角，也就是俗话说的“单鞭”。

沙河调到底有多少保留剧目？据前两年才故去、曾被观众送号“扯烂蟒”的沙河调老艺人常毛先生生前说过，仅他全本会背的戏就多达三百多出。而现还健在的张自立先生不但自己能演，而且全本会背的也有二百多出。

沙河调的声腔及音乐特点

在沙河调流派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它独具特色的保留剧目外，更是由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和他们独具个性的声腔、表演，构筑了该流派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同时，他们也在该流派的发展和成熟中张扬了各自的艺术个性。

沙河调较之其他流派而言，是以夸张、粗犷、高亢、激越和气氛热烈为特色的，并且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像九曲十八湾的大沙河一样，有着宽广的胸襟，能够接纳一切涓涓细流，所有的戏剧种类在这里都能被吸收融化，然后浑然成一体。

沙河调流派中的“角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沙河调唱出的名角儿可谓是灿若群星。

自靳凤枝始，漯河的舞台上开始有了女演员登台。她主演的戏有《大祭桩》《刘金定下南唐》《五凤岭》《反长安》等。徐艳琴先后主演了《玉虎坠》《洪月娥背刀》《老征东》《樊梨花征西》等。安金凤所扮演的秦香莲、窦氏女、周凤莲、胡凤莲、白莲花、花木兰、麻疯女等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演现代人物江姐、阿庆嫂、李奶奶等也都非常成功。抗战胜利后，被誉为“全才旦角”的张岫云以“万丽云”的艺名来漯挂牌挑班，与刘梅英先生生旦搭档同台演出，后被誉为“台湾豫剧开山始祖”、“台湾豫剧皇后”。还有艺名小姣的陈中，有刘梅英和田德霖伉俪等名角儿。

沙河调的男角人才辈出，王文才、贾窝、魏金喜、唐喜成、刘法印、李顺、梁振启、申文献、曹江、陈铁头等，都是在豫剧界红得发紫的人物。沙河调的生角儿演员从某种角度说甚至要比旦角儿更受观众推崇，这是这个戏曲流派的历史遗传，许多在沙河流域享有盛名和身怀绝技的名家大都湮灭在沙河的波浪之中了，但沙河调却一代又一代传承了下来，并且以其独有的风貌，在繁花似锦的豫剧大家庭中独树一帜。

沙河调的绝活

沙河调这个流派的绝活很多。李顺先生的喷火、漱牙，特别是漱牙，几寸长的公猪獠牙，一般能有四颗在口里滚动不误道白就很不易，而先生却能滚六颗。他的弟子王庆元则能漱出四颗，但“文革”后演样板戏，没有展示的机会，所以见者不多。据说现在会这项绝技的，就只有还活跃在舞台上的张自立先生了。但张自立先生说，他只能漱四颗。

李顺先生生前被誉为“活判官”，原因就是他演判官时能让眼睛瞬间通红，让离台口近的观众竟不敢直视。

贾窝先生在一出戏中演一个武生，被棒上斩桩后，随着其他角色的一声“崭”声响起，他为了表现角色的惊怕，竟能在无遮无挡的条件下粉脸陡然变成蜡黄的同时，还会有两行白色的鼻涕瞬间从鼻中流出，直坠胸前，把一个人的瞬间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自立先生前些年曾经表演过他的绝活换髯口，他能在台上无遮无挡一个转身间把黑髯瞬间换成苍髯。

沙河调的老艺术家们创造的绝活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流传下来。

余飞说：“目前，豫剧沙河调这个艺术流派已濒临灭绝。与其他剧种、流派一样，沙河调是一项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挖掘和抢救工作同样需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措施。就目前的漯河而言，建议成立以张自立先生领衔的豫剧沙河调艺术传承中心，这样，这项艺术才能得到有效传承。”

精彩处，听众鼓掌喝彩。

沙河调艺人张自立老师（左三）、葛俊梅老师（左二）、沈德昌老师（左一）与听众见面。

大沙河孕育的声腔艺术

■乔保国

我是戏迷一枚，自幼爱听豫剧。近年来漯河中原大舞台每每有豫剧演出，我几乎场场都从头至尾看到演员谢幕加演清唱。由于过去在舞台上、荧屏上观赏豫剧流派的豫西调、豫东调和祥符调比较多，故对豫西调委婉深沉、豫东调慷慨激昂、祥符调含蓄典雅的艺术特色印象深刻。但说及沙河调，便因接触少、观赏少，我对它的前世今生和艺术风格就难以道出个所以然来。恰逢“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请余飞先生来讲豫剧沙河调，我自是欣然前往当听众。

余飞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沙河调的起源、演变、发展、成型的过程，讲述了围绕沙河调而生发的名人轶事、剧坛风云、民间传说等。许多被尘封的往事，许多被遗忘的史料，许多走心的戏曲掌故，余飞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他用多年研究沙河调的成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和认识沙河调的窗口。

终年流淌不息的沙河水，滋养着两岸勤劳朴实的人民，也为沙河调艺术注入了丰富的母体语言和个性特色。那些生活里有的，史书里记载的众多聚散离合、悲喜愁乐、酸甜苦辣、阴晴圆缺的世间故事，经戏曲艺人搬上舞台，用具有地域特色的声腔进行演绎和展现，使之转化为有声有色的人间史书和永不褪色的风情画卷。可以说，沙河调之所以经久不衰，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流经了大沙河肥沃的土壤，是大沙河为它提供了充足的生活养分，培育了它粗犷豪放、行腔酣畅、节奏鲜明、本色自然、质朴通俗的演唱风格。

从余飞的讲述中，听众们也进一步领悟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艺术的真谛。《白莲花》《黄鹤楼》《反徐州》《大闹雷音寺》《韩信拜帅》《麻风女传奇》……这些剧目浸润着沙河水的壮美和豪气，成为鲜活的具有地域风情的文化载体。沙河调艺人用有血有肉的声腔形体语言，赞颂着大沙河的养育之恩，也展示着沙河调的艺术魅力。

如今，豫剧沙河调唱响了大江南北，陪着喜爱和痴迷于它的人度过春夏秋冬。“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沙河调契合人心，贴近生活，溢着烟火味、草根气、泥土香，深为人们喜闻乐见、津津乐道。君不见，田间地头、河道沟梁，文化大院、城市广场，都有人演唱沙河调，这声声沙河调在时空里飞扬，在大地上行走，无不提升着人们的精气神，激发着社会的正能量。

《沧海残阳》 长篇小说连载（十八）

■余 飞

圆月当空，清辉静静地泼洒在这个名叫孝台陈的中原乡村。

乡下人也许没有赏月的习惯，不管这仲秋的月亮是多么的皎洁，也不管那“月奶奶，黄巴巴，八月十五到俺家，啥饭？蒜面，扑棱扑棱两大碗”的儿歌传唱了多久，但真正到了这个在中原乡村仅次于过年般重要的节日，老实巴交的农民仍然是备足了过节要大饱一回口福必要的东西后，和往年的这天一样早早地睡下了。此刻的乡村，已经陷入了一片静谧。

突然，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动，几声急促的犬吠从村里传出。随着狗叫声在全村响起，一队人马在几盏灯笼的引领下进入了村庄，从灯笼上透射出的“衙”字可以看出，这是县衙的人役。

灯笼在挂着两盏红灯的陈家大门前停下了，“砰砰”的敲门声随即响起。院里，打着灯笼边披着衣服边过来开门的陈旺嘟囔道：“是谁这么没眼色，深更半夜喊门，就不知道明天有事，人家都忙了一天了嘛！”

门开了，一队人马举着灯笼拥入，临颍现任知县沈思进和一个武职京官随着入内。陈旺被挤到一边，他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小声道：“你们小点声，我家老太太已经睡下了！”

此时，听见动静就披着衣服起来的陈星聚已经匆匆来到了门口。沈思进忙上前躬身施礼道：“下官深夜打扰陈大人，实在是因为事情太要紧，还望大人恕罪！”说罢就是一揖到地。

陈星聚急忙拦住道：“哪里哪里，不知县台大人夤夜造访，有失远迎，衣冠不整，失礼了！”他还过礼后又道：“老母在正房安歇，不敢打扰，就请大人到厢房待茶吧，请！”

“请！”厢房的客厅里，陈星聚已经换好衣服，和客人分宾主坐定。张氏为客人上了茶后又悄悄返回内室。

陈星聚把手中的公文看过一遍后，起身向那位京官施了一礼道：“下官谢大帅抬爱，更谢圣上和皇太后恩典，本当和大人一起立即起身，但是，下官我……”

沈思进见陈星聚面现难色，急忙起身道：“大人在老家有什么未完之事尽管吩咐，下官当尽全力解大人后顾之忧！”

京官也道：“是呀大人，大帅吩咐，事情紧急，片刻不许耽搁，还请大人即刻动身！”

陈星聚语塞了：“这个……”

正沉吟间，陈旺已经出现在了门口道：“爷，老太太知道家里来了客人，她老人家已经起来，请爷陪客人到正房客厅叙话！”

陈星聚一凛，急道：“知道了，去禀告老太太，我们马上就到。”

正房的客厅里，老太太已经在来妮和环姑的搀扶下入座，她挥手对鱼贯而入的陈星聚和客人招呼道：“贵客临门，老身怠慢了，快坐吧！来妮，给客人上茶！”

来妮应声给众人上茶后躬身退下。

沈思进起身施礼：“晚生深夜叨扰，让老太太不得好生歇息，这里给老太太赔罪了！”

老太太欠身答道：“县太爷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是不该老身知道的呢，我就不打听了，可是……”

沈思进忙道：“正要向老太太禀告，是……”他回头看了看陈星聚，不知道该如何向老人家说明。

陈星聚急忙接过话头：“娘！”话刚出口就抑制不住跪倒在地哽咽起来。

老太太起身来到陈星聚面前，抚着他的头说：“起来吧，我都知道了。”

陈星聚起身归座，却仍然擦拭着泪水。

此刻的老太太却是异常的冷静，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又要走了？”

陈星聚低声回道：“是，娘。”

“这回又要去哪儿呀？”

“台湾。”

老太太一惊：“台湾？台湾在哪儿呀？”也难怪她不明白，他的娘家离孝台陈不到十里，直到出阁，她也没有出过远门；自嫁到陈家后就一直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别说是他们所说的台湾她不知道，就是近在咫尺的临颍县城，她也是前几年才由在家的两个儿子套车拉着去赶了一趟霜降会，她才知道县城的城楼是那么高。这么多年了，他只知道自己的大儿子在外做官，只知道儿子做官的地方很远，但到底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多远，在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的，因此，对于刚刚听到的台湾，她确是如听天书般新鲜而遥远。

沈思进适时起身，抢着回道：“台湾在大清的最东南，还在大海的那边呢老太太！”

老太太是真的不明白了：“啊？大海的那边还有咱大清的地？”

陈星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如实应道：“是！”

老太太得到儿子的回答，心里便踏实了下来：“啊！是咱的地就得有人看着不是？皇帝是不是叫你去看着咱那块最远的地呀？”

京官见老太太扯得远了，就认真地说：“老太太，圣上是让陈大人去那里做官呢，而且还官升一品！”

老太太却摆摆手拦住了他，径自道：“啊！人老了，不图儿孙当官不当，就想着让他们都守在自己的身边呢！儿啊，晚走几天不中吗？”她回头征询着儿子。

京官急了：“老太太，圣上还等着召见大人呢！”

老太太仍然是看着儿子道：“现在就得走？”

陈星聚实在忍不住了，落泪失声：“娘……”

看到儿子哭着又跪倒在自己的面前，老太太却像没有看到的那般平静，她沉吟了一下对门外叫道：“老二老三你们都进来吧！”

不知什么时候，星文、星珠和全部家人早已经聚在了门外，听见老太太招呼，星文星珠弟兄这才依次进了客厅。

此时的老太太又对外吩咐：“家里来了贵客，你们都歇去吧，我和他弟兄们有话要说。”

众人闻声窃窃私语，但谁也不肯离去。

客厅里，老太太指着星文、星珠对客人道：“这是两个犬子，从小没读过什么书，也不懂什么礼，让两位大人见笑了！”回头又对两个儿子喝道：“还不快给两位大人见礼？”

星文、星珠急忙躬身道：“见过两位大人！”

沈思进和京官急忙还礼道：“深夜打扰，让府上不安，还望见谅。”

老太太吩咐两个儿子坐下后又对沈思进说：“听两位大人话里的意思是我儿立马就得走是吗？”

沈思进有些语塞：“这……”

老太太不待他再说就继续道：“老身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我儿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就想当着二位大人的面把我家的家事交代一下，让二位大人做个见证。”

陈星聚和两个弟弟均是闻言一惊：“娘！”

沈思进急忙躬身道：“老人家有话但说无妨！”

老太太见儿子们面现惊异，就摇手道：“星聚，不要打断我的话，听着就是。”

陈星聚急忙躬身：“娘，您说吧，儿听着。”

老太太这才放缓了语气道：“星聚呀，你爹死得早，这个家从你成人就是你在操持，不管是多作难，你总是把咱这个家业守住了，不容易呀！”

“都是儿应该的，娘。”

“可自打你练勇守城那年开始，咱的家产也是你给散尽的是不是呀？”

老太太好像是在说着一件与自己家里无关的事，却如雷激般让陈星聚心潮迭起了。他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从爷爷那一代就靠勤劳节俭积累下一些薄产，到了父亲这一代，陈家在这个不大的小村庄就算是少有的富庶人家了。到这个时候，家有百亩良田，圈里猪羊皆有，还能拴三几犋大牲口，并用上几个大把儿使牲口耕作，这就有了能力完成爷爷临死留下的遗愿，作为长孙的陈星聚就成了家里唯一的一个读书人，并且没有让家人失望，在十八岁进学成了村上史无前例的秀才后，又于道光二十九年一举在乡试中了举人。然而，在这之前，随着父亲的撒手而去，家里的一切就只能由老母亲一人操持了。陈星聚知道，为了保住这份家业，两个弟弟没有机会像自己那般幸运去学堂读书，而是从小就随母亲在家里的百十亩地里泥里水里春播秋收。他知道，虽然母亲在外人面前以自己做了官而自豪，但实际上对自己的弟弟还是有着几分歉意的，或者说是有几分偏爱的。当然，他更知道，那些年天下不宁，匪患横生，自己为此失去了参加会试的机会后就想效仿曾国藩大人练勇以保家，虽然这个想法和接下来的实施得到了母亲和弟弟们的支持，并且还因为自己带着练出来的乡勇参加了平捻守城被朝廷记了功，自己也被授了顶戴花翎，却因为练勇的一切开销都由自家承担而几乎耗尽了全部家产。因此，听到母亲在此刻说破此事，陈星聚的心里不由自主地就生出许多愧疚来，泪水也从眼角涌了出来：“是，孩儿不孝！”

星文星珠见到大哥如此伤感，急忙说道：“这不能怪大哥呀，娘！”

老太太却摇手止住了他们道：“让我说完！”回头又对低下头去的陈星聚道：“星聚呀，打从你四十七岁那年朝廷让你出去做了官，把家都扔给我和你的两个弟弟了。家里有人做官了，外人看起来光彩，可娘知道咱家有多苦哇！”

（未完待续）